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七

上仁宗河北守禦十三策　富弼

臣伏以北狄自古為中國患黄帝時謂之獯鬻周時謂之玁狁秦時謂之胡漢時謂之匈奴唐時謂之契丹其

名雖異其實則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貨財寒無溫麗之服饑無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獵之事禽蟲之獲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於是見中國之盛萬物之富愛而不可得學而不可及貪惏之性復有趫武則不得不為邊鄙侵掠之患也然為患深淺係其强弱亦係中國盛衰焉或暫而入寇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原或逐出漠北或費兵力而臣畜之或從權宜而允禮之伏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

百性而外事四夷故有曰比之羇縻之而已復有曰接以禮讓羈縻不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暱其心自古謀謨之臣運籌畫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者亦惟此數科而已國家初得天下震耀威武太祖待北狄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因親征之衂其勢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嗣位之始專用文德于時舊兵宿将往往淪没敵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

以結懽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㨨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憂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彼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西北之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有奏敵中事宜則猶曰探候之人妄報所以希賞固未嘗聽

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則尚曰夷狄之人無禮是非異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謾赫佯為包容其實偷安不肯為國家忘私任責畫久長之遠經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窮困未有勝筭又至慶曆二年契丹覬覦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黄不知為計不免益以金帛且苟一時之安此二邊所以敢然者蓋國家向來輕敵忘戰不為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虜為患卒未寧息西之則北助北靜則西

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通和則安享重幣交戰則必敗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擒縱自在去住無梗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為邊患有何後悔而長守㦸盟渝盟擾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起則彼二寇所圖又甚大矣臣故曰二寇為患卒未寧息臣上之所陳西北形勢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其後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生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立中國家

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寇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我當以中國勍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古之夷狄待二寇耶前既輕敵妄戰不為預備致二寇結禍為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為無事二寇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詛可約也臣向者累奉德音令韓琦范仲淹專管西事命臣專管北事臣

才識無取濫膺擢任退自循省何以塞責然敢不強勉
夙夜揣摩今輙得守策凡六事禦策凡七事謹具如右

一河北三十六州軍內緣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深保
瀛漠滄定鎮冀十二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定
乾寧永寧七軍總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
制敵邊而不得深入矣定為右臂瀛滄為腹心北
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餘十五城為
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滄各置一大帥

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三十萬定五萬滄瀛鎮各三萬冀二萬冀在要會之地諸路皆通故比餘郡蓄兵稍多保祁深廣信安肅各一萬保州廣信安肅當入寇之衝故三城鼎足相峙欲以交相會合以禦初入之鋒也祁在鎮定之東舊頗慢後來敵騎入邊以鎮定有重兵不肯趍鎮定路才過保州便從東南道出祁深往取冀路寇瀛魏故祁深亦須屯兵稍多雄霸漢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各五千北京五萬為諸路救援之兵今河朔平時有駐泊屯駐就粮兵十八萬本城五萬至用兵時增十

萬人則戰兵足矣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也當時城守不敢出所以寇兵堂堂直抵澶淵幾至渡河為京師患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分頭三十萬衆左右出入縱横救應閃誤逗誘衝陷掩襲臣雖愚未信敵敢長驅而南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門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則無以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雖用兵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右敗則左救縱失則

橫援豈更有昔時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復畜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

一河朔州軍長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贓汙不才年老昏昧者盡使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茍且之人只是幹尋常之務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虜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深入為患不細其上

件十九州軍在河朔尤為要害內定保雄霸滄五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四軍近已得旨選人差定見施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餘鎮冀瀛漠祁深六州保定乾寧永寧三軍北平一寨亦乞選差長吏並使久於其任內績效著聞者優與就遷秩禄及厚加賜予使樂於邊寄亡所怨苦則悉心營職自甘久處或廉勤可尚才有不足者罷之與內地合入差遣若故為乖繆欲違邊任及有罪不可留而

法不至死者廢之終身如此則人知禍福必及孰
敢不勉别有事件已具進呈

一除上件十九州軍長吏已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
刑安撫部管鈐轄分擘舉充仍委樞密院三班審
官銓司選擇不許循入並須三年一替所貴上下
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使與夫臨時外
求得失相萬也

一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賦有限兵食多缺

必須廣為經度其間歲有凶歉誅之不獲或寇至益兵食常不足則暴斂横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之所患也河北自石晉失燕薊之險無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積粟愈厚國朝踵之頗久至景德講和之後兵備漸弛粟亦隨減前年敵忽生變雖强與復和而終非悠久之計自此邊釁已兆向去未有寧歲尤宜謹備禦之策使久而不匱臣輙得養兵二條其一據守邊兵馬合留

外屯駐駐泊就粮諸軍悉分屯於河南鄆齊濟濮等州以教以養况其地富實不營而足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發符召之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耶所以略省河朔誅斂以寛疲民使之安逸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幾沛然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縁大河州軍起敖倉支移河南民税及漕江淮粟以實之分屯近邉兵馬每二歳一代亦足以寛河湟之困民二者可擇一焉或兼用亦善不

然臣恐無事時河北已見殫竭一旦用武又重加歛民必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讎豈暇禦外寇哉

一河北最號勁兵之處若盡得精銳則無敵於天下況夷狄乎頃年朝廷未與匈奴講和敵每入寇惟懼北兵視南兵輕蔑之也我分南北兵各為一軍凡敵陣必先犯南兵南兵潰則并北軍累之而必敗懲此因有以南北兵混而戰者敗走北兵南兵

尚多徒能張為虛聲而實不足用臣願自今河北增募土人為禁軍料錢不可過五百文每成一指揮即代南兵一指揮歸營不數年三十萬盡得北兵不教之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豈敢輕動哉恐議者謂不宜益兵則請於别路罷招以此易彼亡所增矣既得土兵勿戍他郡糧不足則願用臣前

養兵二條

一北寇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

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視中原用人亦如已國向者燕王威望著於北冦知是皇叔又為王爵舉天下之尊無與二謂朝廷庶事皆決於王又疑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嚴刑好殺無敢當者北冦疑此益所畏懼故燕薊小兒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輟啼每牽牛馬渡河或旅拒未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服如此敵人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

見重於敵朝廷有如是親賢每欲妄動未必不畏王而止今春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則北寇以朝廷為重王之薨則北寇以朝廷為輕矣臣亦嘗念國家將帥既未聞於夷狄而親王素有威望為匈奴所畏者又已淪謝且不復更聞有皇親可以為朝廷屏翰者必謂王室孤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動揺此誠宜為夷狄之所窺測也臣願陛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識理道曉人事者十

數人為王畿千里知州慮宗室不達民政或有任性為事通判位下難規正宜擇方嚴公幹近上朝廷一人為同知州所貴勢均力敵可以共事而无所乖失俟歷一兩郡決知可以獨任則罷同知州只置通判又擇其次者數十人為千里內州郡鈐轄恐亦未練軍政職事不舉其都監監押未可減省宜擇廉幹歷事之人令共職仍選良守臣伺察而裁處之其年少官卑度其稍堪差使者為畿縣都監監押雖年少亦須二十歲已上者亦擇良令長以識正之並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寮賞罰之法以勸沮之內有勤儉好學接寮屬有曉習文法能治民事者量髙

下等第或降詔獎諭或賜金帛或遷官秩有諸過者亦量大小等第或罰俸或贖金或降官甚者召還黜於宫宅俾之省過一二年復遣補外凡三省過而遂不改者終身使奉朝請如此教育之選試之善者必賞不善必罰臣知不數年當有賢宗室如前漢河間後漢東平二王者不為難矣内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國家者之急務

臣觀三代已後興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建宗

室至于繈褓之子亦皆為侯為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庇廕根本張大王室壯觀天下使英豪無間辭無異意謂四海之内盡是一姓雖有凶謀變計不敢妄動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長久之策也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今則埋沒抑壓僅同豢養縱其非僻殊不教訓雖有說書之官又實虛設是盡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為善人甚非帝王眷宗室之義也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

者無不孜孜誨誘使之成器蓋持門戶主祭祀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沒又有擔負之夫儆乎儆者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每日那一二錢令厥子入市學謂之學課亦欲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而嗣其家國家富有天下基業全盛實祖宗艱難而致所宜子子孫孫相承不絕為萬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宮而陛下都不教導任為過惡俾外夷輕笑是陛下自去枝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臣竊

憂之臣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為殿前副指揮使任曹琮為馬軍副都指揮使是任親也用和與琮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可信之則宗室同姓與陛下是骨月之親反不可信之哉陛下不過謂宗室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惟朝會時羣行旅進青葢满道士大夫見者方知有宗室但出得都城四門之外已不知宗室之有無况天下乎况四夷乎上古直至周世

宗其間所歷何啻萬代而宗室不教不試不用微弱之人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極者也宜乎為識者之所憂而北狄之所輕也且如北狄有南大王蕭孝穆北大王蕭孝惠曾王惕隱楚王夷離畢是其近親者甚衆臣前歲奉使晝與之接又詢其國人未必實皆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其故何哉蓋聞其名而疑其有實爾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聲名漸著聞於北狄亦謂南朝

宗室有人根本牢矣藩屏固矣欲謀則息欲動則止古者有以實效濟務者亦有虛聲懾敵者兵尤重先聲而後實況臣之所說必能聲實相副願陛下行之無疑

一景德以前緣邊土兵無事時戍本州軍寇至則盡為逐路部管司抽起沿邊鈌人却以南兵屯守甚無謂也夫土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敵兵次第亦藉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

習州將命令所以禦必堅戰必勝也若遷入內地則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敵兵不諳骨肉不在州將命令不習又為南兵怯弱所累則禦不必堅戰不必勝也北狄惟懼土兵每聞以南兵替入內地敵人大喜故來則勝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定帥復尋景德故事盡抽邊兵守定州河湟之民大恐以謂官軍必敗幸而敵騎中止不見失律不然喪師必矣臣願自此若敵入寇沿邊土兵只在本處

不復令部管司抽移若遂處土兵尚少即以南兵益之如其有餘方許部管司抽起况部管司自有近裏州軍土兵可以聚而為大陣矣（臣上篇議十九城分領兵三十萬出戰餘十七城係近裏州軍只用鄉兵守之更不出戰其逐路部管可於十七城聚大陣兵矣）邊兵勇悍不畏堅敵敵騎初入使當堂堂之鋒或得便可戰必能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雖南兵之怯亦自增氣苟以南兵在邊遇寇一敗敵騎乘勝而南則表裏震恐雖精銳盡在部管司亦

已沮喪安能保其全勝哉

一景德以前匈奴寇邊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口過陽山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兵廣信安肅之間大抵敵騎率由西山之下入寇大掠州軍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德前二州之間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蕩然可以為敵騎歸路遂置保定軍介於二州以當賊衝厥後開導不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少梗矣

然或窮冬冰堅或旱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為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虜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泥茹海口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塘水瀰漫若用以為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亡塘水之阻敵騎可以平入敵若守盟不動則我無先發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為福逞志泄憤矣何以陳之今敵若寇邊必由廣信西來敵

騎初入境沿邊州軍堅壁亦不得出兵敵必不顧而進將入鎮定亦堅壁敵必易我而懈於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城開壁會兵張虛聲而不與戰彼必分兵來禦已而令鎮定互開壁復不與戰彼既前後受敵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十艘出輕兵三千趍平州入冦家口咫尺燕薊滄州至北界平地水路約五百里不數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齎計其日然後自雄霸之間即景德年敵騎東歸之路也又出精兵直

抵燕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聚積彼見兩下兵入則莫之為計矣燕地既亂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為王師所牽而不能遂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兵合擊必大破之追奔及燕盡逐敵兵過山後敵兵入界則整若敗而出塞則紛然散走無復行陣易為驅除矣則敵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之地拔數郡陷兵之俗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必無遺策矣既以兵守四關口外惟西山後有

新開父牛鐵脚猪窠三口敵人以通山後八州之路然皆峻狹不容車馬敵人鑿山為徑只通人行險峻非兵行之道雖不加防守亦無所害或於口側少伏兵馬縱敵入冦發伏可以盡殺之假如陛下謹重未欲盡舉復燕之策即請冦入之後頓重兵於西山下敵騎有所掠而東出亡路進退不遂我於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擊必使退敗保無深入之患敵勢既屈與戰則削與和則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

一燕地割屬契丹雖逾百年而俗皆華人不慣為匈奴所制終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為主往往感憤形於慟哭臣前年奉使邊廷邊上往復數次邊人皆勸臣無重契丹以困民萬一入寇我沿邊土人甚有豪傑每一豪傑可自率子弟數百人為官軍前驅願朝廷復取燕薊吾等却為華人死亦幸矣臣竊壯之慰謝而退朝廷之力未及外禦遂虛邊豪之請雖臣未嘗忘懷思為異日之外

用自後不輟尋訪所得邊豪頗多將來敵若寇境

臣必能以所得邊豪令自率鄉户各成一隊或為

嚮導或為内應或破陣或攻城大可以為王師之

助矣其始去則質其家其成功則厚其賞臣不患

其譎而反為害也

一古者有外虞則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朝廷

西有羌人之患力足備禦不假求外援以自助惟

是北寇強盛十倍羌人異日渝盟悉衆南下王師

力若不給則禍未可涯宜求所以牽制之術使有後顧而不敢動則有所憚而不能盡銳以來我力足以禦之此不可不慮也今契丹盡服諸蕃如元昊回鶻高麗女真渤海烏乜鐵勒黙爾赫室韋達靼布希等弱者盡有其地強者止納其貢賦獨有高麗不伏自謂夷齊之後三韓舊邦讀書禮義之風不減於中國契丹用力制之高麗亦力戰後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頗常勞於制御高麗

亦終有歸順朝廷之心臣伏見淳化年中其國王王治遣契丹兵入境遣使元郁來朝納欵太宗不從但婉順回荅又於咸平年中其國王王誦遣戶部郎中李定古來使真宗不納但降優詔而已又於祥符七年其國王王詢遣工部侍郎尹古貢表來使表稱令斷絶契丹乞歸附大國仍乞降正朔并皇帝尊號真宗又不許陛下即位後天聖二年復曾遣使來朝朝廷差柳植管接其事甚近可以

按證前後高麗四次遣使修貢每來必言不願附契丹而願歸朝廷終不允納雖然高麗款附之切如渴者望飲飢者望食無一日而忘也但畧遣人翹然則其來必矣來則善遇之許其歲朝京師賜與差厚於前以回其心優為詔命之辭以悅其意他時契丹復欲犯順以逞志我遣人使高麗激之且約曰契丹往年無故侵高麗三韓之地今又累興師深入誅求無厭高麗甚苦之我先帝重惜民

命不欲數與之鬬故歲遣厚幣於兹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邊境我軍民並怒皆願死戰我不敢違衆師行有日高麗又舉兵相應表裏夾攻契丹敗則三韓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庫盡歸高麗我秋毫不敢有但止復所割故地爾高麗素怨契丹侵其地又怨每歲斂取過重向者恨無大國之助以絶之聞今之説必然從命然則契丹不足破也或者疑其納高麗則契丹可以爲釁端

不便臣答曰前歲之際豈為納高麗與辭邪夷狄之性變詐多端苟欲背盟何說不可豈宜動自拘礙不敢有為直俟禍來坐受其斃愚者尚不肯如此況謀謨天下之事乎高麗果入貢假契丹來問我當答以中原自古受方國之朝獻矧高麗素禀朝廷正朔但中有阻隔今却復舊好使我何辭阻絕之與契丹納諸國之欵一也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納高麗之貢哉臣又思之若契丹寡弱不足為

虜或能謹守盟誓無陵侵中國之志則何用遠納高麗之欵而忽契丹之約今契丹盡吞諸蕃事力雄盛獨與中原為敵國而漸有憑陵之心況前歲已生釁隙自知不直謂朝廷偽增金帛後圖釋憾不久又將先有以制我焉發而謀之則不及矣經營措置今及其時臣又嘗聞契丹議曰我元昊與高麗約連衡攻中原元昊取關西高麗取登萊沂密諸州又曰高麗隅海恐不能久據此數城但縱兵大掠京東官私財而去我則取

河北三十六州軍以河為界臣聞此乆矣萬一果如斯説臣恐朝廷必無以制之外寇如此窺圖中國中國但因循日過一日臣不知終乆如何夫高麗累年貢奉朝廷朝廷終不許遂決志事契丹所以為契丹用也契丹所使無令不從令朝廷能許高麗進貢正遂其乆志則必反為我之用矣契丹何能使之耶臣熟知高麗雖事契丹而契丹實憚之天聖三年契丹嘗伐高麗是年朝廷遣李維奉使高麗敗

契丹兵三十萬疋馬隻輪無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朝廷若得高麗不必候契丹動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麗為後患卒未敢盡衆而南只此已為中國之大利也臣願陛下行之無疑一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盡通北界山後之路景德已前不甚迹熟蓋溪澗峻狹林木擁遏故敵罕由兹路而入雖有來者亦必艱阻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後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

界而止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疑朝廷有復燕之志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則敵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後進兵旁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以解救燕之患也臣必料往年緣邊已曾探報聞於朝廷令或契丹自廣信安肅入寇我必以重師禦其鋒若有西山別衆出於鎮定橫行背擊官軍敗績則大事去矣兵家切務不可不知當得能幹而謹密者陰往經制

如何屯戍如何捍禦必有可以勝之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

一祁深二城舊非要郡宿兵至少故城壘迫而陋不甚修葺切聞契丹今復入寇知吾重兵屯鎮定不背南面直走繞過保州便取東南路由祁深以來祁深二壘當賡而髙之以防攻逼^(晉書言不得創制城池若因而賡之則無疑)^又曰敵既憚鎮定而忽祁深必謂二城兵寡不戒而過我若乗其不備使二城替出精兵首

尾應而擊之必大得志此係於臨時非可預度然亦當知之俟其變則易為謀矣

一漢唐以前匈奴入冦率由上郡鴈門定襄等路盖當時中國據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敵騎直出燕不復尋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冦不可得而入須求别路以來路或雖可入冦第取定襄等路為犄角之勢則河東

不得不大為防或刱立城池或造作險阻何地可以設奇伏何路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為經度素有隄備則臨時足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使與河朔表裏相應寇不能逞其欲實邊防之急務也

右守禦二策總一十三條是臣庚辰壬午二歲奉使契丹日於河朔往回十餘次詢諸緣邊土兵并內地故老博采參較得之甚詳及到邊廷議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於載籍質於時務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責

之意即非臣任胷臆罔聖聽惟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交相致詰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持已徇私旁拒衆證兩府亦不得畏事養病而無所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可弭矣臣聞古者人君遭患難則退修道德可以無咎是故文王出羑里純任教化而終滅獨夫勾踐脫會稽厲精武事而卒破夫差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是故陳主荅書悖慢而楊素下殿請死蔡賊跋扈難制而裴度誓不兩全終之隋滅江南

裴度平淮西有以見古之君臣所為各得其道無不建功立業聲流後世者也昨契丹背約呼索無厭朝廷以中國之尊凶醜敢爾陛下固未聞有文王勾踐復讎雪耻之心臣下亦未見有楊素裴度死難平賊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紛建功立業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計北狄勢方強盛可以為寇而輒肯議和者有謀也謀而後舉以為萬全之策也又計中國之勢如人坐積薪之上而火已然雖焰未及其身可謂危矣北狄之強既如

彼中國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術是欲秦之魚爛梁之自亡耶臣備位樞府夙夜憂畏恨未得死所少紓國難顧解臣密職與河朔一要郡得以效拙經營邊事雖未敢必謂無虞然料或可稍寬陛下北顧之憂矣伏惟早賜裁幸慶歷四年六月上時為樞密副使

上仁宗論契丹不冦河東　富弼

臣昨日垂拱奏事准宣諭今來北主雲州受禮恐於河東作過令兩府設備實由臣誤荷奬擢無所施設致此

外冦上煩聖憂聞命震驚不遑啓處然退自思念僅得粗略竊謂契丹必不冦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稱王師不肯竊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必不由河東險阻而來易入而難出三也河北富實河南虚之必不肯擊虚之而令我備富實之地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黠虜萌南下之心久矣臨事必不肯捨無備而冦有備五也若欲乘我不測而入當行詭道出於倉卒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契丹始與元昊相約以困中國

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國所益之幣因此有隙屢有怨辭契丹恐其侵軼於是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之而保族累殺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來遂舉兵西伐驗之非詐今必無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惜燕地如人惜心腹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為牽制之術於今不聞備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薊不復由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矣臣今但論目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則

非臣所知臣謂契丹異日之禍必在河朔河東只可為牽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因乞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下二府議之未合只且令田況往彼按臣所說此乃平時悠悠所為非今來確乎至急之意也河朔二三年來雖名為設備其實未堪禦冦乃是張豫備之虛聲適足重敵人之姦計為患愈大不可不思臣前歲奉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蓋為朝廷方盡力西郡未遑北事於是忍羞自屈歲益所入聊以欵兵緩禍而望雪耻於後也

臣今欲乞必願俞允不住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身蓋國耻庶幾可刷臣不勝大幸慶歴四年八月上於是命弼宣撫河北

上仁宗論契丹請絶元昊進貢事

丁度等

臣等切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今來書大意且言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遂戒興兵恐深入討伐之後元昊理難拒絶則是不從北鄙之請堅納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北狄如閉契丹屯兵甲近在邉

陲萬一得書違情生忿回戈我境有以為名夫患有遲
速事有重輕此朝廷不可不審度也若阻契丹而納元
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失綏懷之信
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降詔與元昊言昨許
再盟蓋因契丹有書來言彼是甥舅之親朝廷久與契
丹結和不欲傷鄰國之意遂議開納今却知國中招誘
契丹邊户虧甥舅事大之禮違朝廷納款之本意當須
復順契丹早除嫌隙則誓詔封冊便可施行仍乞於契

丹回書中言降詔與元昊若其悔過歸順貴國則本朝許其歛附若執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於西人無食言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惟陛下裁擇

慶歷四年七月契丹遣延慶宫使耶律元衡來告將伐元昊其事略曰元昊負中國當誅故遣林牙耶律祥等問罪而元昊頑獷不悅載念前約深以為愧今議將兵討賊或元昊乞稱臣幸無亟許八月度同學士王堯臣吳育宋祁知制誥孫抃張方平歐陽修等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雜事沈邈等上度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同前　　余靖

臣伏覩契丹人使耶律元衡今月二十四日朝見託中外臣寮但聞報西征事又知河東邊奏甚急無不憂懼雖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且夾山小族而契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别有謀者臣切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所以戎狄乘釁肆其憑陵今者使來必此之故切緣元昊世稱藩臣一旦僭叛招攜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之援借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邊庭北主親與臣言

璟適去時云伺西事了遣人來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服之意又與臣言乾元節信使回日請子細報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只緣呂夷簡病退璟適差出便乃隱諱云無此言暨乾元節信使蕭忠孝來問館伴張錫錫終不與言元昊商量次第朝廷當元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和約欲就則問而不對必疑朝廷有異議矣此始末不同之失也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奏陳疑其所謀四事一曰借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

物四曰絶元昊之和遥度虜情在此而已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詞惟與元昊絶和最難處置臣切計之遜詞以謝北冦緩詞以欵西戎苟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行之策也然臣愚慮兵之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徇北冦而絶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違北冦亦有兵禍二冦連謀共為矛盾之勢北人才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即得其要矣必若弃元昊以為外虞堅絶其約使北冦

不能反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不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僭尊號改年名不稱臣不奉表此其倔強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年謀之而一朝絶之及其既去契丹使至將又招之虎狼之性豈不懷忿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於中國者亦欲成和好之事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偃蹇而不從朝廷沈吟而不報及其使我絶之而遽即成之桀驁之氣豈不懷怒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彼欲舉兵而使我絶約皆敵

人之狡謀耳臣竊料北寇因弋獵之勢爲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若報之曰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戰鬬以趍死傷之禍況鄰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所以兼愛南北寧失一小蕃不可煩兄弟之國蕭偕回日曾達此誠且未嘗乞師無煩大舉若元昊自有舋隙違忤北朝今日出師非假預議又元昊使來每稱北朝之意早緣名體未順難以從之近者稱本朝正朔去羌人僭偽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

故須往復商量今若事體准前固當拒絕但業已許其每事恭順則受其來歸若來而拒之則似失信且中國以信自守故能與四海會同儻失信於西人誰復信其盟約若北朝怒其叛而伐之南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寇攤禁儌固當聞此而悛心矣惟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緩圖我之患矣臣又聞前歲北兵解甲後幽州亦遭刼掠財物迫奪婦女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近邊恐有衝突須作

隄備以戒不虞臣嘗觀北敵氣陵中國据拾事緒以起
釁端歸於强弩相射利劒相擊而已不可不早備也惟
陛下圖之慶歷四年八月上時為同修起居注朝廷以
靖言為然即詔靖為回謝契丹使其略曰若
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
本朝稽效順之故則無煩出師剗延州非奏元昊已遣
楊守素將誓書入界儻不依初約
猶可沮還若盡遵承則亦難却也

上仁宗論元昊所上誓書　　富弼

臣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禮恭順一遵朝廷所
約只是疆埸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等到闕乞與婉順

商議示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為其恭順却於元約事外別有詰難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備我之心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殺伐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所假也苟議絶和約或大叚拖延不成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為患如故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與朝廷絶好余靖此去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齎謝物不可過數苟多無益更乞深加詳擇

慶歴四年八月余靖等使契丹楊守素等未到闕邊臣先以西人誓書來上故又上奏

上仁宗論元昊所上誓書　余靖

臣竊聞國書到闕議者紛紛以不請深入為敵中徼詞不敢與元昊誓書緩行封冊之禮以觀其變此皆游談之過也臣昨在邊庭預聞書意彼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冊之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殺傷即別無徼意臣又詳觀二冦形勢惟有速行封冊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冦兵連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冦交兵雖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謀

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為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自非覬望加以契丹意在攜貳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朝廷懷猶豫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切以元昊天生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尚敢侮慢況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利乃肯和耳豈是心服若知我逗留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於契丹而專力肆忿為患於我未必輕於契

丹也臣之愚慮以為封冊元昊在二冦勝負未分以前則元昊有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慮謀未定二冦交兵萬一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和則何詞以拒之不如先降敕命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賊之心專敵北虜此則闘二冦之策也惟早圖之慶歷四年九月上時朝廷議封冊元昊而契丹使來即遣靖報契丹而留元昊封冊未遣靖見契丹主於九十九泉還上此奏詔從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十月始降誓詔

上仁宗論河北七事

富弼

臣伏以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薊之地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為中原險要以隔閡匈奴不敢南下而歷代帝王尚皆極意防守未嘗輕視自晉祖失全燕之地北方關險盡屬契丹契丹之來蕩然無阻況又河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可以為用失其心則大可以為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反輕視哉臣昨奉詔宣撫自渡河而北徧詢土人熟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機者觀其所説皆有條理太祖太宗之時契丹

入寇邊兵或有喪敗而不能長驅真宗初邊兵亦少失而有長驅之患者何哉盖太祖太宗時屢曾出師深入攻討及冦至又督諸將發兵禦戰敵騎雖勝知我相繼開壁援兵四至無退藏之懼是以怨怨出塞不敢長驅也洎真宗即位懲喪師之衂遂下詔邊臣冦至但令堅壁清野不許出兵縱不得已出兵只許依城布陣又臨陣不許相殺賊知我不敢出戰於是堅壁之下不顧而進一把大名一把澶淵是故雖無喪師之失而有長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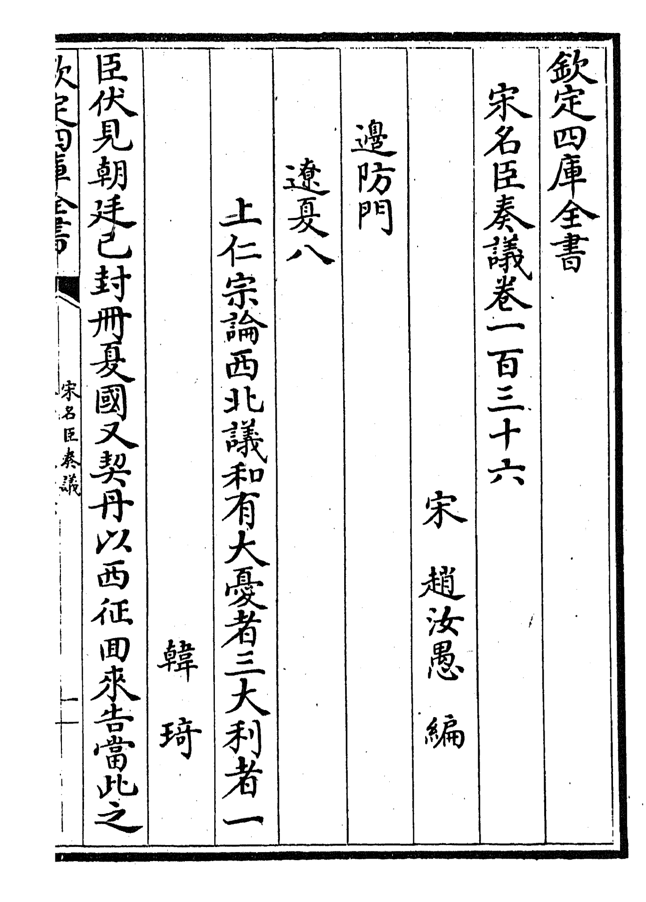
之患真宗再駕河朔幸而請和不然事未可知也臣嘗為史官竊覽國史以土人之說參驗之大略相合既得祖宗朝守禦利害又伏思今來事體不及祖宗朝其事有七朝廷號令不一前後自相牴牾事有緩急四方不能遵行北兵苟動必有闕誤此號令不及先朝嚴明一也自西鄙用兵今七年大小凡經十餘戰每戰必敗官軍沮喪望風畏怯此威令不及先朝震赫二也北狄之衆又非西賊可比苟有變動何由以威武取勝兩府大

臣不敢主事設有所主斷然而行則橫議羣興惑亂聖
聽以此往往破壊暫行復止是故朝政不舉北狄茍動
事繫安危誰敢為朝廷主行之四方多事此執政事者
不及先朝大臣主斷三也天下之人恩信不及徭役重
大瘝肌及骨悲愁怨恨莫不思亂近年凡有盜賊應者
如雲足見人心多叛北狄茍動大兵四集百姓必有覬
覦而起者自憂内患不暇豈暇防外虞哉此民心不及
先朝固結四也朝廷費用浩瀚財物殫竭取於民則民

人已困敢於斂則内斂有限令河北諸州軍惟粮儲稍有準備外其餘藏庫無不空虚北狄一動所費無涯令未有財用所出之計此財用不及先朝豐足五也外有强敵竊窺中國或攻或守須得健將令河朔止有一二人可充偏裨五七人可於陣中役使北狄茍動大兵畢集都未有將帥統領此將帥不及先朝有謀勇而經戰陣六也軍政廢弛士卒驕惰居常少有鈐束不過咨蠆已謀殺害都將結扇逃背若急有調發使當矢石則豈

無變亂與外寇合勢為孽昨保塞事起滄州兵欲刼瀛州漠州兵欲刼順安軍自餘至城下者無不白日刼人殊無畏憚其事甚近可以為驗此士卒不及先朝肅整七也上件七事盡臣目覩耳聞不敢緘默恐係邊防大計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先朝已試之效而革因循之弊奮自宸斷以為久長之策不勝大幸慶歷五年正月上時為河北宣撫使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邊防門

遼夏八

上仁宗論西北議和有大憂者三大利者一

韓　琦

臣伏見朝廷已封册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

時若便為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畧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令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絶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非為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强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内充實一旦我之邊備稍弛則必有大窺圖闚輔之心此臣所

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遷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趁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耳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絶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强而國家取

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灾則患生腹心不獨在虜此臣所為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強盛意欲并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衂虎狼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內葺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

福令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陜西敢復陳陜西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屯鳳翔府逐路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訓練而

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陜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陜西宣撫則又有軍閭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陜西亦别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近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里竊發自有廵

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荊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輕蠹財用陜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曽差官揀選其餘路亦乞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慶歷五年十一月上時為樞密副使

上仁宗論河北及嶺南事宜　宋祁

臣竊聞用兵者不幸敵之亂而欲已之不可亂不畏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也今聞契丹興端造隙欲敗和誓外倚虚驕揺脇近邊不顧曲直唯利是視是謂貪兵貪兵者亂此可乘而取之然陛下無良將邊陲之臣類皆才下又甲冑不堅密弓弩不射遠行無馱幕出無營壘馬之精冗士習驕惰外不能扞患内能為患此陛下未有可冀敵之不能亂也邕溪之蠻最脆弱者今乃離去巢窟畧地千里𢧵兵安行無一能拒蟲飛蠅營拏而

不散此官濫吏庸掐其所以侵也事弊及此不振而張之不可謂謀謀之不臧使得遺禍不可謂國臣伏見陛下諸臣急則念治緩則偷安天下無事時見利害之小者則鄙之以為不足事及大利害則憚曰安可卒行又曰擴今日之安未及于危小者鄙之大者難之遠者蔑之於是天下之事日損一日歲耗一歲經制不立綱紀頹陵賴陛下盛德四海晏然無事而治不可以恃今幸二邊少警朝廷上下留心士爭獻謀人意必向臣請先舉

二方言之今河北既分部管等路各有屬州是唐諸節度兵也然而未有都統以節進退臣請因建大帥以一之使部分各得其人則金鼓旗幟卒伍號令便當一稟於帥綴鎧磨兵益養馬閱師而討之講求法度朝廷密詔以虜入其處以其部軍當之其路以師援其所以濟糧洛大帥而聽命焉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犄角屈伸包裹彌縫明立賞罰閫外之務不從中制此所謂不可亂也不亂則陛下可用而勝彼之亂也嶺南外區瘴厲熏

蒸北方戍人夏秋往者九死一生多發兵則糧乏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遁逃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兵踰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羣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歲纔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治諸州募土人為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户多少為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

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畧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鹵掠若其來也一大斬獲則終身創矣我威已立然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三年南方無事矣臣切恐有司茍且復仍舊弊多留客兵自取死亡又不先以威而務招懷不為遠圖而求近效故雖盟必違雖臣必叛夫前日之失已不可追自今之利便當審料恐諸將功成之後議者泰然遂便因循授吏鹵莽設防不為陛下議長久計雖一

賊死百賊生故臣曰彼侵不足畏患所以來其侵也臣愚陋不識禁忌惟陛下裁赦用之皇祐四年上時知成德軍

上仁宗論河北根本在鎮定　宋祁

臣伏念行年五十有六素自衰怯不達時宜內治一郡習刀筆簿領計校米鹽與俗吏爭課最以報萬分不意陛下過聽乃使守邊居真定不半年徙定武任過所能早夜震惶然嘗聞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犯賊衝為國門戶且契丹弭靜五十年習不畏人貪

翫之心不能無動今厲兵秣馬欲憑陵者唯定與鎮二軍不戰則進搏深趙邢洺筦脆撞虛血吻娄娄有其患矣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為欲兵之彊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歆艷樂鬬莫若賞重而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彊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鬬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鬬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城定湯壕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與糧

迺以陜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計也夫西戎兵銳士寡能畧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𢙢悍為寇唯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席袵上行故曰謀契丹必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榖鎮定鎮定已充可入榖餘州列將在陜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鬬然聚忽然散雲奔飈馳抄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彊弩巨梃長槍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

縫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敺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勢不可離今判為二恐謀之未詳先帝以為一道帥專而師不分故定摭其胷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其顯顯有害屯寨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為

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士無苟且意策之上也惟陛下與中書樞密院當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彊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契丹之惰而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

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所論增步兵及入穀分兵隷裨將等諸條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

已便俗言之輙别封上至擇善將多蓄財乞委樞密院三司條具以聞臣一諸生弗知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受大恩思亟報也恐議涉迂暗有司疑詰更乞付臣令悉意條陳然後施行皇祐五年上時知定州

上仁宗論城古渭州有四不可　劉敞

臣今月二十二日奏公事臣得預上殿親聞德音以謂古渭州存之則為害弃之則傷威兩者未決詢及左右指意懇惻臣誠獨美陛下聰明謙遜好謀無窮也臣雖

不聞公卿之議然臣之愚以為棄之便何者朝廷與羌戎約和久矣今一旦奪其地而城之棄明信規小利使夷狄有以窺中國不可一也羌戎種落非一族也自見稍侵必人人懷疑交謀間諜以新城為比或能相率大為邊患不可二也自始築城到今半年耳所費已鉅萬計秦州為之空竭而調給饋運不可勝紀設復屯兵守之日引月長財盡力竭則關中皆可憂不可三也向者虜出爭利多殺官軍數千人後雖擊破其衆足以相當

而虜怨益深其志復得故地而已兵若不解憂患方起不可四也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窺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縻國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此咫尺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利則可恥慮患則可憂昭昭甚明而談者不忍決之謂為傷威臣所不諭也昔者舜伐三苗三苗不服益贊于禹班師振旅而有苗來格由此觀之帝王之威在使物畏之不在使物

惡之故動以義順於理則物畏之矣動以利逆於理則物惡之矣畏之則服惡之則侮自然之道也武帝黜丞相御史之請而止不田車師輪臺則天下復平元帝用賈捐之之策而罷珠崖則中國復安故以德言之則不過舜禹以彊言之則不過漢武帝馭夷狄也患枉於義不患力不足也患逆於理不患威之損也惟陛下察於此兩者以觀利害之熟在謀之貴多斷之貴獨明鑑所以見容古事所以知今臣不勝狂直之至皇祐五年上時為直集賢院

上仁宗論邊備弛廢　　呂誨

臣切以戎敵講好積有歲月邊備久隳兵威不振因循玩寇豈居安慮危之長計也臣非知兵者但累任陜西官稔聞四路之事方陛下厲精求治臣嘗言兵防宜為之首務故畧舉邊鄙數事以聞宸聽臣以謂今邊備最可憂者陜西民財匱乏仍歲不稔不比寶元康定間事力萬一小有警急必無彊勝之勢斷可知矣自西戎通好以來儒臣樂為邊帥者特以寄任事權為意何嘗經

畧庶務為兵防久遠之計哉臣伏見近年生戶自入漢
界居住者奄有土田如蹈無人之境所屬堡寨都不禁
止州縣亦無由得知雖知亦不行遣慮恐生事風塵忽
起為賊内應皆此類也熟戶自慶歷中經歷戰鬬消折
人數甚多後來雖有折生增口未嘗籍其姓名緩急要
用如何點集兼自來威𤣥之族往往為西人利誘皆有
背心藩籬不固將來禦敵無所憑恃不可不憂也弓箭
手自西事後來闕數不曾招填多為堡寨官員私役百

種侵漁人甚苦之以致教閱隳廢今沿邊堡寨使臣多不擇人唯利在轉官酬奬聚積俸禄乘時射利一切營私至有家不蓄馬弓弩不牵挽者責其禦敵之效其可得乎至如土兵最是得力實元中籍民充弓手尋剌為保捷等軍當時公私損費不知紀極既而分配指揮訓練已成倫序西事既平逃亡死損更不添填今所存無幾少者皆五十餘歲即日揀擇殆盡則二十餘年蓄養訓練之功一旦廢棄良可惜也至如四路帥臣且以涇

原一路言之地最平衍賊馬出入正當奔衝控守尤難康定中累戰大敗皆在此路施昌言昏老且病當此重寄如倚長城得為之安乎臣愚嘗思之今邊鄙無事正是可為之際宜早擘畫亦有以為待寇之備臣欲乞朝廷選差諳邊事朝臣一兩員别作名目容與轉運使一員同共體量四路如果有宿弊無憚更張應自來生户遷入漢界住者並依熟户例摽撥田土明行給授置簿拘管分立頭項俾人員領轄所有舊來熟户亦將元人

點檢內或有生戶淹雜久居今來不以新舊人重編排等級增置人員立定帳籍所貴應急可以點集其弓箭手只點檢元籍闕額人數令逐旋招收補填所有備邊堡寨使臣盡令閱試弓馬相度人才不至怯懦可以被駈使者俾之久任若不稱職者委所差官于近裏州軍使臣內選揀對換應是土兵只擇其子弟驍勇有武藝者不以等級為限許壯者得以代其老弱其利相萬也四路帥臣乞選揀才畧公忠之人或文或武不限官職

如得其人使之久任此數事臣愚自謂之便又非創新擘畫並是祖宗舊規但痛惜其隳廢敢覬陛下留神省察與大臣確論以臣言是當遂施行不宜稽緩以臣言非亦乞宸衷記録異日當驗所以乞差官體量者縁久隳之事皆是邊臣苟安三二年間更替而去養成深弊上下固護不欲朝廷聞知若只降詔命令逐處修飭武備終無實事與不行均矣惟聖聰採納嘉祐五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英宗乞戒邊城闊畧細故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于始而慮患于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于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于高宣北狄之隙起于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尤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鋭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弃之地十數里為功

勞或以殺畧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怨恨遂來報復屠翦熟户抄刼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伏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切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損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

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已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忿心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切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于界河捕魚及于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才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虜民戰鬭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凋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

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廷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愽求賢才增修德政使公私富足士馬精强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駈穹廬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治平二年六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英宗乞留意邊事　　司馬光

臣切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與潛交通者已為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逼逐使入界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兇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

廷遣使賫詔責問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荅皆侮慢欺罔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虚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别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三路皆聳盡抽腹内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虚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曽有施為臣雖愚駑不習邊事切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

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為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誘脅熟户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東方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户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鬬若先事剪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通行無礙也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蓄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設備然

後乘虛入寇也凡此事若不早為之慮使姦謀得成切恐其為國家之患不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為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為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為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為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欲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戎狄為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

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情偽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踈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畧加省覽擇其道理稍長者皆賜名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有可取者即為施行仍記録其姓名置于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為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

侯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爲雖北取幽薊西取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况但守今日之封畧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治平二年十一月上時爲龍圖閣直學士

上英宗論西邊可攻四事　　歐陽修

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必爲邊患臣本庸愚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内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侯見形而應變然坐

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唯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

叛國家自寳元慶歷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切料敵情在此也夫所謂内量事勢者蓋以慶歷用兵之時視方今邊備較彼

我之虛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狄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盖三十餘年上下安于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邉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蓄奸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蒼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旣而朝廷

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竭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歷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修緝不若往年之墮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膏粱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

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纍諒祚君臣獻于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于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

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絶邊患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我貪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東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歴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

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

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盖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于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代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

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疲于守禦則我亦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别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密蓋欲攻黠虜方强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

功也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廵撫偏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道路蕃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為宜先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

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技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横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言者大畧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邉鄙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蒭蕘之一說耳治平二年正月上時為叅知政事

上神宗論納橫山非便

司馬光

臣聞王者之於夷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以踰葱嶺誅大宛絶沙漠擒頡利然後為快也竊聞有邊臣言趙諒祚部將清謡爾和斯欲以横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為非宜尚懼語言疎畧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為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

遽加弃置畧賜省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臣聞戎狄之俗自為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饑渴能受辛苦樂鬬死而耻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為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而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為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

舉河東南取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叛太宗以鄭文
寶為陜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
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
軍為敵所抄掠及經沙磧饑渴死者十七八白骨蔽野
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欷酸鼻及真宗即位會
繼遷為潘羅支所殺真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節
鉞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為不侵不

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邊役關中既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于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弊至今未復仁宗屈已賜以誓詔冊為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向者諒祚雖時有偃蹇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

叛臣以圖之縱使誠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耻也况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懐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怨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為彼誘我民我誘彼

臣何為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乃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為邪譬如鄰人竊己之財己以正議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為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為謀主誘脅熟戶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螫亦足以為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虛關中之民自

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凋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大半縱其在者亦懐二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際陛下深詔邊吏崇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堠以待之猶懼諒祚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埸又況彼不動而擾之不求而名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静毫髪皆知其和斯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名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鄜吏傳報四

方安有虜中獨不覺悟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切疑其内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為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為助而陰設伏兵以儌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和斯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别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

國之威以逼其上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彊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為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為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内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和斯也若和斯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

必叛無疑也若和斯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吏為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于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郡

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即化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閲稍頻則愠懟怨戾賜與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為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

為寒心者也為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絶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鋭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

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寇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敵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歷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耻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求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闢境建衛霍甘陳

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儌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治平

四年九月上時權御史中丞先是六月知青澗城种諤奏諒祚累年用兵人心攜貳橫山酋嵬名山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乞朝廷早令向化陝西轉運使薛向主之時高遵裕使夏州還亦言招納之利上召經畧司掌機宜文字張穆之問穆之為薛向所諜遂言諤謀必可成七月詔下諤奏付知延州陸詵及向諤密議措置以聞詵等共畫三策使名山直取諒祚不能取則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保兩界不耕地詔使高遵裕宣

寇旨欲諤依詵等所上策未嘗許其發兵深入諤于是遣諜者與名山約日會綏城不復告詵十月諤悉發所部兵與折繼世會于保寧寨庚申諤入綏州遂興版築壬戌繼世入銀州嵬名山部其族帳悉降陸詵得諤狀大驚即劾諤擅興而薛向力主諤具奏云實遣諤為此綏州既城議者以為孤城深寄賊境難守不如棄之諤獨謂此扼三大川口虜人號曰李主心古曰上郡言其地形高下視諸郡也不可棄請乘勢大舉盡復河南陳五可取之策朝廷後用

韓琦議卒存綏州也

上神宗論种諤擅入西界　鄭獬

臣伏見十月二十四日召兩府大臣入議外言切皆傳种諤已提兵入據綏州橫山豪酋挈族内附審如是是

豈朝廷之福耶聚謀累日策將安出事雖隱秘不漏針芒然趣賈逵竇舜卿就道以毋沆為轉運使發京師兵及銀數十萬兩備芻餉出錦袍銀帶賜降者觀此則殆將兩持首尾未有決然判安危之至策也臣前言不可納橫山及見手詔以諒祚順向深戒邊臣無得生事臣以為信今乃知朝廷外示綏靜內包陰計茲豈帝王之大畧哉尊用變詐之士務為掩襲之謀乃戰國強暴之君所為也況陛下初履天位猶處諒闇宜念祖宗蒙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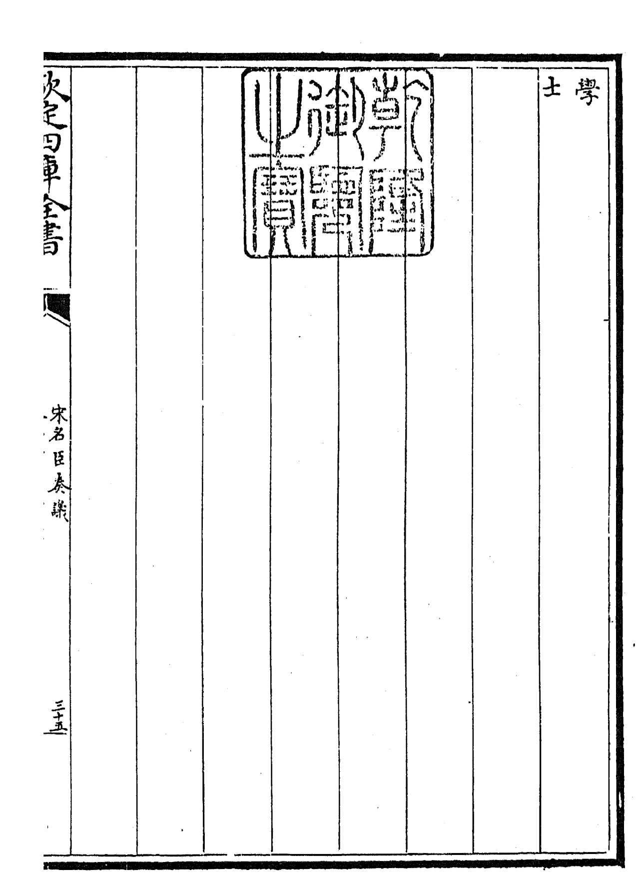
太平之業以淵靜鎮海內仁澤結民心不及慮此而過聽一二邪臣之說欲以奇譎幸邊功此天下盡知其不可而陛下獨以為可冒而行之聞者莫不寒心然种諤之奪綏州若不奉陛下之風指安敢一日不俟上報徑驅數千卒直擣虜境乎不然則擅興有罪陛下何為而不行誅夫中國以信義撫四夷既約束邊臣無得生事詔墨未乾而奪其地信義俱棄其曲在我彼將嫚辭以請罪則朝廷何以報之如彼懐不順祗𣪍裘而犯邊我不

得已而起應之則士卒雖肝腦塗野而不辭蓋舉天下之怨在彼也今無故而先擾之彼將率其犬羊之衆而來爭則士卒有旅拒躊躇而不行者矣蓋舉天下之怨在我也豈唯士卒之不樂哉府庫之空乏此四海所共患千金之費不給則必賦諸民則將見隳産壞家棄父母鬻妻子供軍餉者矣萬一有姦雄之徒窺隙而乘之嘯為盜賊小則剽屋廬大則跨郡縣於此之時潰爛而不救則於社稷生靈得無有負乎事有謀小而妨大

者正為此也而种諤不顧國家始末之大計乃欲以一螻蟻之命以天下為兒戲苟貪微功以邀富貴此正天下之姦賊若不誅之則無以厲其餘臣以為陛下必欲逆折禍亂之機牙使不為異日之悔則莫若下詔聲諤之罪誅於塞下及薛向高遵裕楊定張穆之等皆付有司次第以治其罪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手詔還諒祚以綏州及横山之降民遂明告以諤等生事已次第伏罪則彼又將何求於我如此則顯示中國廞信之美而復

戎夷狄向化之心無遺鏃折戟之費而事立解矣如有言者希望尤以為不然此皆非忠臣豈敢以犬馬之餘生而保天下之事乎臣以為太白經天四方地震皆為兵象切恐兵禍起於横山之議今見其端矣無使臣言之驗則朝廷之福也伏望陛下上觀天戒下察人事以宗廟社稷為念以四海生靈為意無令天下無罪之民為姦臣所誤今誅一姦臣而天下定其利害較然可見陛下決意行之無疑臣不勝區區之懇治平四年十一月上時為翰林

學士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六